

一些吏胥、官員敲詐勒索偷渡者的藉口，有門路有靠山的漢人，更能從中取利，直接將台灣這塊彈丸之地的人、稻米、糖、貨搜刮一空，從漳州、泉州和應州等地的移民也接踵而來，台灣漢人人口暴增至七十萬人以上，直逼百萬大關！

## 歸命許可

台灣劃入大清國版圖後，朝廷曾經公布「歸命後，官私田園悉為民業。」也就是說，大清國允許將荷蘭人的「王田」和東寧王國的「營盤田、文武官田」皆改為民業，分給開拓農民私有，未來，官方只要按照土地的等則課徵田賦而已。

但是真實情況卻不是他們所說的那般，大清帝國派來的接收台灣官員在「官私田園悉為民業」的名目下，盡量將土地收歸官有，成為他們駐台官兵的私有土地，土地上收穫的米糧運回大陸養兵，也養來台官兵的家眷們，統稱為「養廉銀。」

有能力的鄭氏降將、降兵，一躍而成土地經紀人，協助大清國三年一任六年一輪的官員們搜刮台灣的一切，大清官員為長遠計，紛紛將土地賞賜給這些人管理，這些特定人士可以發行「墾照」准許農民在一定範圍內墾殖開拓土地，能取得墾照的人被稱為「墾首」大清國的文武官員也各備資本，召佃墾荒，以為己業，這些墾首們，憑著「墾照」就能控制廣大的土地，除

了繳納給大清國也自收一成的租金或糧食，頓成巨富，坐享其成。

台灣經過了大清國三十八年的統治，終於爆發了杜君英和鴨母王起義事件，可兩方人馬內鬨兵敗，都被解送北京，遭到魚鱗碎剮、凌遲處死後，大清國的康熙皇帝又下了一帖聖旨：「台灣經理事宜十二條」，其中的「封山·禁墾」令，導至在台灣的地方官廣挖數十里的土牛溝，以堅石巨木限之，以為就可以阻絕台灣的平地人和大山原民的交通，且不時還要取締漢人越界盜墾等等，捉到了入山的人，不論漢族或是平埔族人，都要繳錢贖罪。

到了雍正皇帝上位以後，從大陸移入台灣的人越來越多了，各行各業都有，已經快要突破百萬人大關了！於是這種限制漢人移民的法令、搜刮台灣人財物的稅制，就更顯嚴苛了。

然而世事就是如此，物極必反，好好的世界演變成「嚴官虎·出厚賊。」法令越嚴苛，就越是有有人反抗，因為，只要是生命，都會自己找活路，只有病弱、老殘或億懶之徒，才會不得已而顯得柔順乖巧，稍有血性的男子，絕不會坐以待斃！

住在台灣高山上的原民越來痛苦了！漢人入侵，從紅毛人帶來的十萬人，到東寧王國時期的二十萬人，演變成現在的百萬漢人，他們只能遷居更高更冷的內山，防止山下漢人帶來的瘟疫和麟病，他們與平埔族人不同，部落族人經不起一場瘟疫，於是，他們只能在秋天出草，以獵殺侵入內山的漢人頭示儆，保護自己的族人和獵場。

以前台灣平埔族富裕好客又溫和，他們招漢人為婿，以為可以保護族人平安，可是時間之輪這樣詭異，平埔族長老發現了漢人的無良和無知，不僅虐待平埔族的妻女，甚至有遺棄、轉

賣妻女的惡習，他們紛紛帶著僅存的家族退回內山，千年來，他們已經習慣了平地生活，退回內山也只能在山麓與平原間安居，成了高原民與漢人庄、堡、里等聚落的緩衝地帶，平埔族變成了夾心人，苦不堪言。

陳溥與沈海干一起來到台灣鹿港，同船的人都淹死了，只有他兩人九死一生的被海浪裹捲漂浮到了鹿港外海，被鹿港的海民救起，說起偷渡，陳溥與沈海干是一肚子苦水，朝廷已經對粵人解禁，允許廣東客家人來台，可是他兩人有錢付豬仔間，沒錢付客頭銀，只能畫押賣身，偷渡過來，先來再說，否則家鄉已經容不下他們了，這兩人在廣東梅縣犯事，只能過鹹水避風頭，誰知道在海上遇到大風浪，整船的人，包括客頭都溺死了。

陳溥與沈海干與鹿港海民語言不通，海民是說河洛語，他倆說廣東客語，可是能被救起，已經命大無比，人們好奇他兩人能在風浪中沈船不死，也沒被鯊魚咬去！

兩人被送到鹿港許家庄，許家庄能與客家人溝通，一群人前呼後擁將兩個海上餘生之人送達，許家族長許茹接納兩人，待兩人恢復體力後，庄子裡的人都來聽他兩人的傳奇故事。

「那海湧半天高……，這樣打下來，船，歪一邊，然後……，就這樣……，」陳溥比手畫腳，張開雙臂，不知是模仿海浪還是船隻，或者是自己在船上的樣子！

「大水啊！都看不見，海水又鹹又澀，苦的……」

圍觀人眾有人驚呼，有人大笑！海水當然是苦的，不只苦，還有血腥氣。

「牛，你們不知道，一定沒見過……，牛，真多的牛，從海裡出來……，搭了橋！人家是

織女過鵲橋，我們是牛郎來相救……，」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了，都發出驚呼聲！

「一定是死在海裡的牛，以前老人家說，紅毛人大船裝牛來大員，在船上病了就直接推下海，死了不知有多少！」

「那些牛啊，有靈性，都來圍起我兩，我兩就……，這樣……，這樣被浮起來，然後，然後就被你們救了！真是感心，感謝，不知如何是好了！」

陳溥與沈海干不住的向眾人鞠躬道謝。

「感謝眾人的救命之恩，沒齒難忘……，來生做牛做馬相報。」

許家大埕，人人都被陳溥和沈海干的故事吸引，吁嘆者有之、安慰者有之，都來寬慰兩個鬼門關外走一趟的人，說他們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

陳溥和沈海干住了下來，成了許家庄的聘僱農人之一——客子。

鹿港已成大港口，每年從這裡裝船的稻米和內山的樟腦油多不勝數，都運往泉州、金門或是直接到馬告，最遠到達日本平戶港。

鹿港鎮上有各種商鋪、店鋪和飯間、碾米廠，還有樂戶景新班駐紮在地，成為「市」還有一處空房子是「議事公所」與台灣府治和鳳山的「糖郊」不同，有些像是「米郊」可是還只是粗具規模。

糖郊、米郊都是類似現在的商業同業公會一樣的組織，各種米、糖對外的牌價和收購價都

1 客子：成為受雇農人的客家人之稱。

由這裡評議，漲跌都要視交易量多寡來掛牌，農人和蔗農都要看他們的臉色。

一府二鹿，一府就是台灣府治，二鹿就是鹿港，也是南台灣的米、糖出口的大港滬，這裡有設有鹿港廳衙門，還有商郊議事公所，有街市，有雜耍百藝人居住的地方，甚至也開了飯館、旅館、戲台子……，康熙末年到了雍正當皇帝的以後，來台灣的漢人終於有些娛樂了。

鹿港秋天的夜晚涼風習習，月明星稀，許茹吃過夜飯，孫子們和客子們的小兒在稻埕奔跑追逐，男人都吃飽了，陸續來稻埕納涼，秋收快要結束了，過兩日曬過稻穀，就可以送米舂碾米去糠，分一些去施侯大租戶繳納地餉、厝餉和雜賦，其餘的入倉，待來歲賣予收糧商，換些銀子回來。

林投庄的當家林萬福帶著孫子們來了，許茹馬上起身招呼客人，媳婦們都來送蜜餞糖果給小兒當零食，黃家庄的當家老人黃來棟也來了，他也是帶孫子來，可黃來棟可比許茹和林頭庄的林萬福都要年長，他的孫子們都是成年男子了。

鹿港三位開基庄的現任庄主們共聚一堂，這事很稀有，主人許茹不敢怠慢，立刻將客人都延入廳堂，媳婦們和許茹的牽手都來拜見長輩。

「大伯公平行，叔公也來，稀客稀客，請坐，喝茶，這是宜安來的茶，」許茹的牽手很快安排一切，她將蜜餞裝盤頭當茶食待客。媳婦們也來行禮，人人拜見過後都退出廳堂。

男人們要說事，女人們謙遜，都退一個輩分稱呼長輩，端茶水後就退出，照着小兒去了。

「汝來說明，若聽懂了，大家再來參詳，」大伯公黃來棟招手叫年輕孫子黃添說話。

「我在台灣府治的孔廟讀冊習文，大阿伯從半線請施先生稍手信給我，要我留心米糧交易，我真實去看了台灣府治、台灣縣與鳳山縣的米糧交易，這才發現，施侯大租戶替官府開墾照給小租戶，小租戶有了墾照，再將土地分租給墾戶，墾戶先繳定頭錢、訂契約後還要繳一筆積地金，此法為先收前定，後收租金，還有一種「鐵租」方式，鐵租就是一種不能更改的口頭契約。今年十月，施侯大租戶要在鳳山開糖間，我也去看過了，藍家少爺藍蔭和我是同學，他說糖間的白下糖都送要去大陸，我沒留心糖間，我們這裡沒有那麼大的甘蔗田。」

藍老爺請我們到鳳山看戲，我是聽他們說話才明白，台灣府治有二郊，北郊、南郊和港郊，鳳山還有糖郊！都是大陸內地的商人在主持，將糖、米、樟腦油和鹿皮配運到上海、寧波、天津、煙台等地，那些大商人都有船，其中以蘇萬利、金永順、李勝興為首。

另有其他大陸來的商人也到處設行郊，行郊的方法我還沒打聽清楚，藍蔭也不清楚，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，需要回來親口向長輩說明，所以我就提早回家，大阿伯公、叔公，我這樣說明，不知聽得清楚麼？」

年輕的黃添一席話說的眾人啞口無言！門外一群男人都聚在門口聽的明明白白，只有陳溥與沈海干聽不太懂，他兩人是新來的客家人，對河洛語還有桿格。

客廳裡眾人靜默無比，陳溥忍不住問：「小租戶是什麼？那誰是大租戶？鐵租又是什麼？」黃添喝了一口水，潤潤喉才說：

「大租戶就是那些大官虎，他們不用種稻不用開墾，將土地租給小租戶，開一張墾照索價

百萬兩，小租戶再將土地化整為零租給佃農，先收訂頭錢，還有租額稱為磧地金。鐵租之意，是不論豐歉或是風水之害，都得照納租額，不能減免。」

沈海干也發問：「口頭契約又是如何？」

「繳不起佃租的農戶與墾戶約定，先墾後付，但是小租戶可以隨時提高或廢止起佃，甚至水沖沙壓，都不能減免，田去糧存。」

門口圍觀聽話的男人們嘩然！

「什麼道理？水淹、沙壓，田裡顆粒不存，那有田去糧存之事？」

「咱們死命墾出來的地，為何是他們來發墾照？沒天理！」

「收丁餉已經很過分了，女人小孩也要丁錢，土地再肥沃，也經不起他們一層一層的刮！」

「小租戶都是誰人？土地這麼大還說自己小！這樣沒天良！」

黃添看了爺爺黃來棟一眼，老爺爺點頭，他才敢說，他說：

「買墾照之人，多是以前營盤田的庄頭，還有從大陸來，有靠山的漢人，看著農人開墾出了土地，潛赴官衙請執照，主張全屬己業，例如，得到施侯大租戶庇護的泉州人和漳州人，另外，還有現任官府的親戚們，都很容易拿到墾照。」

付錢買照，或是繳租買照，頭人先去買通關節，再去施侯大租戶找張管家取墾照，有了墾照，就可以隨意圈地，買豬仔間的羅漢腳去開墾，或是誰人家男人少，有墾照的人直接侵占，多在收穫的季節派人去威逼搶糧，這就是有執照的墾戶。」

眾人一聽，情緒更是激動，簡直無法無天了！

「甘是人？都是生毛帶角的畜生！」

「就不怕報應？生後生毋尻穿……！」

什麼謾罵都說出口了，這種「墾照」制度，簡直是要將農人打入十八層地獄了！他們都是農人，千辛萬苦來到鹿港，依附在大戶之下，工價並不多，一年才五兩銀子，頭家還要年年替他們付了錢，還替他們贖身，還給他們工寮居住，眾人仗著年輕力壯，打拼個幾年，就能有自己的土地，還能娶妻子，當初，這幾個頭家不都是這樣走出來的嗎？

有他們的好榜樣，讓後來的人都有了盼望，黃家庄、林投庄和許家庄都是在地大地主，廣有田園，收容這些羅漢腳，有時候還幫著他們娶妻落戶，現在，一張「墾戶」執照，連他們都要倒楣了！

夜深了，眾人明日還要早起做活，站門口的所有人，在憤怒與謾罵中散了，可是許茹、林萬福和黃來棟都不起身，待外頭的人散盡以後，媳婦們來關門閉戶驅趕小兒睡通鋪，他們才仔仔細細的考問黃添，外面的世道這樣凶險，他們已經不能置身事外，官府衙門都開到半線、竹塹去了，鹿港在半線之南，設有鹿港廳，這裡的墾戶、土地早晚也要被圈入大清國裡面，成了大官虎的人頭和囊中物。

黃來棟五十八歲，在坐最為年長，他首先發話，他說：

「古早，阮老爸說，國姓爺的兵來奪糧，現在是大清官虎來搶地，咱的父輩靠兄弟同心起

家，不能不來參詳了，汝甘有辦法想？」

許茹的庄子離海墘近，他能與日本人貿易，所以最富裕，他想了想，反問黃添，他需要問仔細才好。

「汝詳細說明，施候大租戶是如何發墾照？墾照在鳳山縣，以至於台灣府治的情況，將你所見說明清楚。」

黃添是後生，才十八歲，三年前去了台灣縣的孔廟讀冊習文，能說滿大人的官話，他也是土地上滾過來的後生，回到家也要下田耕種，若非爺爺有遠見，送他去讀冊，他一生都不會知道官府的伎倆，只能像祖輩人一樣，誰來都要納糧繳租，那些官府的官兵們不需耕種，就能坐享其成，頓成巨富。

「阿公，阿伯，吾是後生不曉事，只能將看見的和聽見的，還有官府的告示聯想一起，真正的事，我不能判斷，請阿伯們還有阿公指示。」

施候大租戶人並不多，他們有總管和經理，據說，施候大租在台設有十一處，鳳山的施候大租戶由一位張管家統領，藍蔭是我同學，他的父親藍鼎生與林伯公同齡，都是乙卯年生的，肖兔，他往來於大陸和鳳山之間，每年要到北京靖海侯納貢，將台灣的錢糧送去。

聽說逐年增加，明年要送三千兩銀去，他們在鳳山開有糖間，專門收頭家廊的烏糖和赤糖加工成白下糖外銷，簡直成了糖郊。

他們人不多，張管家替藍老爺開墾照，一張墾照百兩銀，拿了墾照就成了小租戶，回過頭

去收佃農的錢，佃農毋識字，由地主變佃農，自家墾出來土地也要每年付磧地金。

定頭錢是預收款加上磧地金錢，農人若不繳交，有墾照的小租戶會派人奪田，於是小戶農人須要先付定頭錢，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，待收穫以後，再用農作物繳磧地金。」

「丁錢還要繳納嗎？誰收？」

林萬福很納悶，自己的土地無端變成別人的，那麼官府要的人頭稅還要繳納麼？

「丁錢聽說要夾入磧地金裡，所以，人多土地小的人家就吃虧了。」

「真的要多生後生，若專生女兒，家族早晚破敗。」

「阿伯不知道，鳳山縣多生女兒的人家，會賣女兒，賣給大戶做嫻婢。」

「僥倖喔！這樣造孽？」

「官府開墾照嗎？」林萬福比較想知道官府的功能。

「也會開墾照，但是要『烏紗師爺』，孔廟學府出身的同學，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去當官府的筆帖士，替那些官員捉刀，官員很少來台灣，官府裡只有兵頭和筆帖士，若能給他好處，他們也能開墾照，用官印。」

聽說那種墾照，不如藍家大院開出來的好，藍家大院的墾照，蓋靖海侯府大印，官廳的蓋海巡大印。」

黃添一席話說得明白無誤，台灣目前還是靖海侯施琅家的，大清國只是派兵來駐防，三年

一任、六年一換，一切還是照舊，台灣巡府，只是清廷大官們到此一遊的頭銜，尚不知這裡是寶島。

「三更半冥了，再說下去不行，頭腦都昏了，汝說的三郊，北郊、南郊，還有糖郊、行郊這件事，明日再談。」

阿兄汝不嫌棄，就住下來，多住兩日，咱來想對策，好嗎？」

許茹請大家住下來，雖然各庄距離不遠，但夜晚行路難免驚嚇又不便，於是黃來棟祖孫和林萬福爺孫都住了下來。

許茹的牽手早就叫媳婦們搬棉被到統間，一張大通鋪，林萬福的小孫子早睡在那裡了。早秋夜涼如水，客人們擁被睡下，一宿無語。